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六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序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諸公皆直書名何也

此等處略用意點綴便自一唱三歎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臣耶顧予何人亦（諸公前既壽名予字宜易）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師州縣之吏多不

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申行賞罰之信葢欲修法度矣尋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
訓敕在位者然尋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追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葢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

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歸震川曰本遭逢處感慨次序其憂深其言遠其

源深而流長

孫月峰曰冠冕文字從實鋪去不事奇巧自有深

長之味

看破世人根脚說倒一文不值

内制集序

管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

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外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
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清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咲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袁中郎曰歐文極占地步此篇兼有樂天風味而後更省之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没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甞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

放開一路議論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

垂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咲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歸美于美身上

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

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歸震川曰子美爲世所擯死故文多悲惆讀一過使人感慨流涕

使人感慨流涕

閱寰川曰予美齊高所謂殺交從志懟讓乙鑒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殁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没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

序廖氏文在此

看古人用意在此

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乎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妙語）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

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

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遠而蚤死故不顯於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茅鹿門曰識見韻折總屬匠心

歸震川曰俟同千歲後一意寂奇警快人

一層悲痛韻

江鄰幾文集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生死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章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序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閎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徐文昭曰序江鄰幾之文而只於故舊凋落處感慨悲傷知古人與人處不輕易下筆如此

俞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達、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

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

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噫余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茅鹿門曰言近而旨遠

芙蓉門曰言近而旨遠

紫且滿信言不文子、可不愼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妙絕）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歐公亦只
聖俞等

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

本色覆案

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
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傳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巳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歐公本意

復云

顧瑞屏曰聖俞爲歐陽公相知之交詩爲聖俞得意之業看他序處何等淋漓丰采

謝氏詩序

大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甄閫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

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茅鹿門曰爲女氏序從兄之詩册之墓銘來得體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浮圖乃有此一人氣序所以可愛可賞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惟儼之意如此

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惟儼之言如此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叅於

主　客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亦善復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又挈出惟儼本色應皆只一段

到底借他還一着

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唐荊川曰以客形主處其識最遠

徐文昭曰竟是列傳體其奇偉歷落亦從太史公

游俠傳得來者也

歐公胸次正自不同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伏○后○案

清感激
可歌可泣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盛衰離合之感）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結東前案）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將行爲敘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璚尾）

歸震川曰讀到慷慨嗚咽處清夜如聽擊筑音

茅鹿門曰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

演雖愛秘演却又狎之以此命意寂曠而逸

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四六叢話 序

詮詩足以知其志而志在也于其將行爲後其詩

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峭峻江濤洶涌其音可悲遊涉

僧三四百篇皆百韻者曼又鄉死後漢無所謂言

詩東蒲宋

所用其詩可以行於世而傳不言其詩所謂

章望之字序

秘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珮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

說溫雅

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
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於
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
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
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
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

一句結束一篇何等筆力

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係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歿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

髯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茅鹿門曰典實

顧瑞屏曰老成典型之文

使人惕然有深省。

送徐無黨南歸序

艸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艸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更妙）
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其可涕令歐公在今日更不知何如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句捱轉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殁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唐荊川曰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
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歸震川曰三不朽最是常論却發得如此濃至可
見文字新陳無常惟人是運

風雅之音如欲神解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跌起

一轉更入深遠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茅鹿門曰此文當肩遏昌黎而直上之

徐文昭曰送失意人却以得意處摹寫之故妙

徐文昭曰法失意入格以得意處革之故妙

黄慎門曰此文當有邊言繁而直上之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

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淸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歉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廿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縱頓勁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歸震川曰通篇以難易立論極有深淺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嘗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薫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

然者豈能掩之哉

茅鹿門曰有逸趣

徐文昭曰讀此知才人不須瑣眉

徐文長曰讀此知大人不須頭角

茅鹿門曰有逸趣

然昔名臣循撫之跋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霓雲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于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與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歸震川曰宛似昌黎公筆非歐陽公本色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嘆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

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槀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

知已難遇

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茅鹿門曰既重曾鞏文不敢口許曾鞏正是名公

送秀才文字法家

突然從遠處說來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帥無所用其

一篇立論根本

感慨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斂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伏○結○語○引○案○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言入蜀

語結

而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茅鹿門曰風韻跌宕

孫月峰曰蜀山川是正意却從同田生遊山玩水
說來又以其祖與平兩國遂用兩國發端小
題大做事順而意倒構法最巧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

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艸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

[illegible]次處知學

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

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
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
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
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
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記
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
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三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
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
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亍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
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
氏之譜復完矣

歸震川曰公之潛心六藝之學如此

顧瑞屏曰余於此又見公不沒鄭氏之善也

歐公得此一句遂成一篇文字

韻總序

從起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

此步爲儒者出脫高占地步

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有其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鑑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者

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
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
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
家子少爲浮屠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
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
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
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襍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眞往往就而
正焉鑿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茅鹿門曰字學所係甚小歐陽公立意恰好出脫

自家門面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

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輙敗非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敎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常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强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一篇幹局在此）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一句揭尾）

歸震川曰其文逸而遠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淋漓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於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咲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嘘欷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茅鹿門曰雖文之小者亦好典致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非達者不能先身自衆一步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久出脫自家

老焉可也象犀（照顧妙）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歐公之好言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跋題亦欵有歐公風致然亦以有力而强故能如此耳

徐文昭曰使我懷古之情愈深

意態好

思頴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頴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是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脉憊矣其思頴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章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既釋危机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頴葢將謀決

通篇以淡勝得末二語增色態

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頴之作以見予拳拳於頴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

唐荊川曰自小文字真率寫來自有佳趣

歐文卷之六　終

八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之七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照徐開雍　參定

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

欣幸中敍出悲慨相發者

如此方見得人臣遭是

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衞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盛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

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不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茅鹿門曰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融沖澹精神

韞石而樂藏猶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
璞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淡然流涕而書之夫玉
瑾瑜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蒙清光蒙恩寵於金
沉淪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者猶能鼓舞而歎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眞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眞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眞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

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
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眞者其說
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
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
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
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
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
入題
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
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

衆而儀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
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
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
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
一是巳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修記

歸震川曰頗似史遷

衡典其間能自力而不廢然豈不賢於其徒者哉
動摇與作爲乃其隱居而道家未曹入主之所論
實深不可究竟則常以深治無爲爲務散之爲文
之間流未見稱於言語海遊出靈仙源流之入於其書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三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

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燿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非經世者人念不到此

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
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
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和孝慈
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
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鄉先生耆老席于
挽到李上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茅鹿門曰典型之文

摹寫世態根蘇秦得來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世有令德為時

魏公
步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燿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燿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

轉急

時嘗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莫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結穴全在此

茅鹿門曰治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

頓衛國公上

歸震川曰晝錦堂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却尋出一層議論發明古文章地步如此

顧瑞屏曰其格調則宋人其煙波則史遷矣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兩門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但居折不吐妙不明言

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唐荊川曰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眞是奇絕

茅鹿門曰胸次清曠洗絕古今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俯仰古今嗚咽滂湃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作亭本史光祿之意歐公却本襄人最好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紀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

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歸震川曰確是峴山亭文當與孟浩然詩並絕千古者也

徐文昭曰風流感慨

事發感歐陽公用此法

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寫景懷古 一唱三歎

故老皆無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又宕開

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歸震川曰風流太守之文

陳明卿曰宋文佳者最玲瓏秀善但脫不得弱字歐蘇皆不免焉如王臨川過於巉刻曾南豐過於謹嚴而弱徵亦見惟老泉庻其雄渾乎

徐文昭曰太平氣象躍躍從紙上出現

樂者樂生無事之聲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本其山川從其風俗文美俱從夫郊所以安世豐于之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魚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

總結上來

到末方出姓名從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得來

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盧陵歐陽修也

茅鹿門曰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顧璘屏曰醉翁爲風月太守醉翁亭記爲風月文章

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二層模寫舩舟處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
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發難
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又用三層跌入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冐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

澹蕩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遯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可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纔收轉

歸震川曰先模出画舫景趣中用三層翻跌後澹

濬收轉極有法度

孫月峰曰齋式本奇說來自易生趣

業便有
宋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大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鬭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

客

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

才是至喜

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大豊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茅鹿門曰極力摹寫蜀之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

者建門日臨力募審思之人愿之公不測以形由人謂
亡吏因指與謀而屬筆於余為記
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者宜書故凡公之
日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緣終於在今遂于後來

措寫陋境如画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

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

本色[illegible]雜

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
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
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
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
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
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
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
○題○中○本○色
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

歐陽公地位每如此

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唐荊川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善地前後不用照應是一格

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

偷安而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

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不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于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與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總前結

一時之譽。思為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勝慶絶。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茅鹿門曰摹寫甚析

一本之以厥土之瘠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瘴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

下廢登遊之舊

公佐嗣家又搆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

志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
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亭文
唐荊川曰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今用懷拾為人
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作亭頗不詳故絶不觧先春意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甚著之以爲禦備今[illegible]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得此語方見文周要處

茅鹿門曰記先春亭却本堤次之以賓客之館而後及亭以周單子之言論爲案所謂以經餙吏治歐陽公之文亦然

三代爲政之法而問官未講者之以爲樂循今宜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語。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發諸前司封員外郎漢美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有畫意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來百畝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寛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含蘊處）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歸之正論如此結束方是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感慨

徐文昭曰分明一幅東園画水墨淋漓尚未乾

海陵許氏南園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圃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爲江淛荊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

撮隋南園記其世孝之大作家

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畞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欲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

有此轉方造東園有結束

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閭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閒者不爭巢而棲

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進一步處更好）
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茅鹿門曰爲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
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老筆閑偉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鈎

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一句收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

不秘之已而公之滁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客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有力）山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又轉）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人又恐為好事者所奪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令人貪心頓盡

唐荊川曰行文委曲幽眇零零碎碎作文惟歐陽公獨長

茅鹿門曰事雖不甚緊要却自風致翛然

藏而好奇之士聞此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愛石
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令人貪頑盡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於子孫
而生堂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人士其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以水送人於京師李侯亦奇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之樂也至於蔭長松籍豐草聽山溜之潺湲

[illegible]轉不佳愈轉愈佳

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于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

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歸震川曰與致悠然風韻儼然

翻起妙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反以爲樂何哉葢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茅鹿門曰奇文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戲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焉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歸震川曰胸中先有末後一段議論借客對以發其感慨

請靈川曰將中先有末後十日議論借客對以發之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所志於遂其言而說

伏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乎杏實與矣今樗之雖腫不材而以其大害於其身

寫出英雄生氣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從李牧傳結語來

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葢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所劾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

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澹宕）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

入時事入自家相感慨

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

洗出

出致絕人

當時號王鐵搶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見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荊川曰文凡五段一段是總敘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

奇五段是寺中画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義善

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歸震川曰以敘事行議論更於感慨處着精神

孫月峰曰縱横恣肆如蛟騰虎躍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分明是誚讓矣將軍之旨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亦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矦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歳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電擊則矦之威靈暴矣哉

唐荊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折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歐文卷之七　終